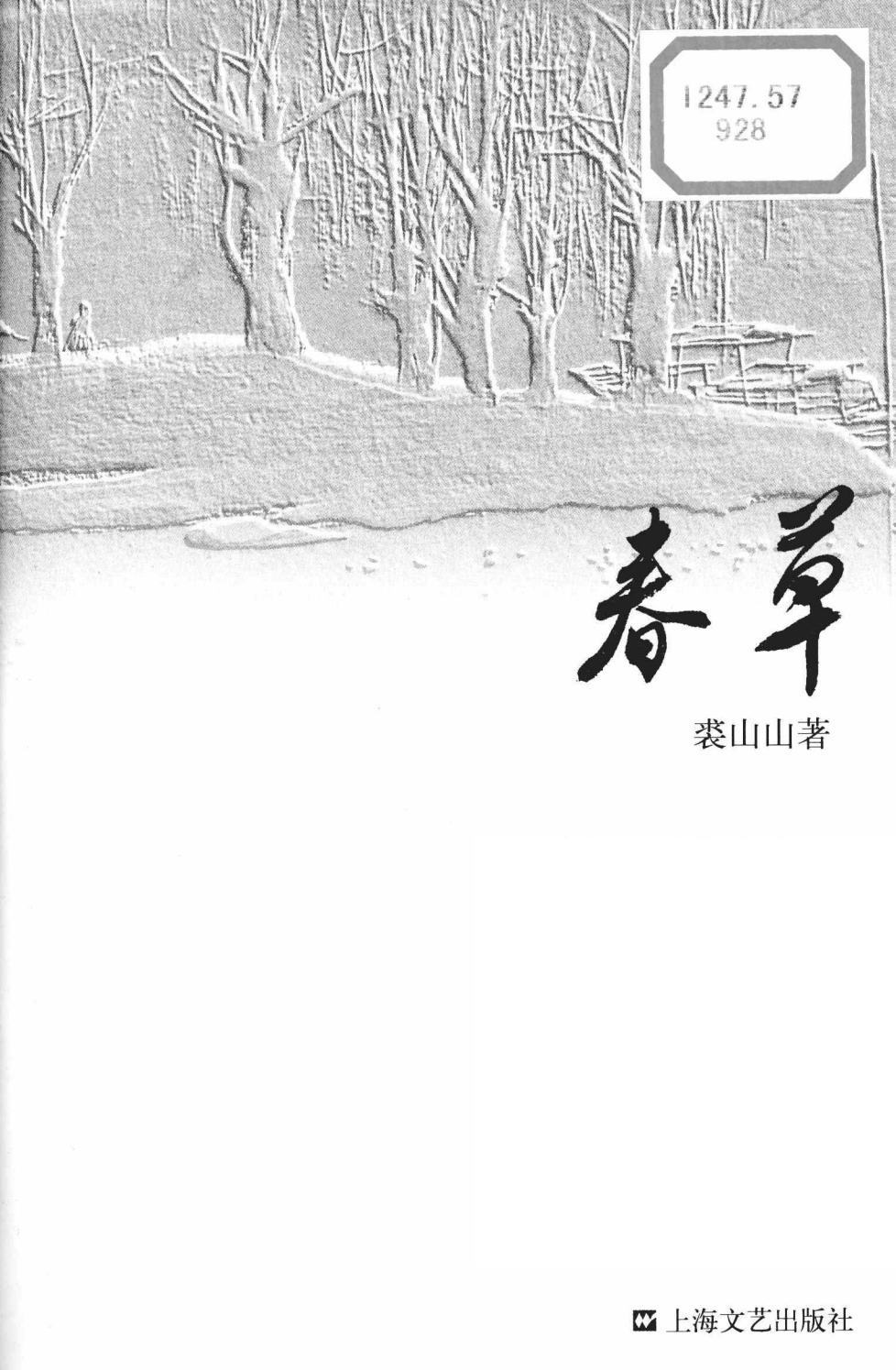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裘山山著

春草

春草讲述的是，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的奋斗历史。在变革的年代，人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？春草以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在此之中的努力抗争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不管奋斗这条路上有多少艰险和困难，她都将坚定地走下去，她的可贵就在于，她想做自己命运的主人。



1247.57
928

春草

裘山山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草/裘山山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9.2

ISBN 978-7-5321-3462-5

I. 春… II. 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11333 号

责任编辑: 魏心宏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春 草

裘山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251,000

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62-5/I · 2636 定价: 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待到春草开花时(重版前言)

袁山山

写完“春草”正是草木葱茏的三月,我这个人却是蔫蔫的。这个长篇耗去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和精力,而且从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完成,从来没有顺畅过,每天只能写一两千字,一点点的往前走。

原因很简单,所写的人和环境都离我太远了。一个农村女人,一个浙江农村女人,两者都不是我所熟悉的。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,连知青都没当过,且少小离乡,对故乡浙江的生活也比较陌生。可我却是那么渴望把她写出来,她就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埋了很久,我就是不动锄头,她自己也会破土而出。

这部长篇时间跨度较大,从1961年到2001年。因为我努力想写出这样一个女人的命运感,并努力寻找出她们之所以如此的缘由。她所经历的苦难到底是命定的?还是后天造成的?其实直到小说完成,我也无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。

我想肯定有大环境的原因——生在60年代的农村、长在

70年代的农村、奋斗在80年代的中小城市,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性来说,肯定是举步维艰;也有小环境的原因——投生在有三个男孩子和一个重男轻女的母亲的家中,又嫁给一个好高骛远、不肯吃苦、不肯踏实努力的丈夫。前者是所有那个时代农村妇女的命运定数,后者是春草独有的命运定数。

春草倔犟,如果不那么倔犟,也可以和其他农村妇女那样,过着虽不富贵也还能安稳的日子;春草妈身为女人,却是那样的重男轻女,把唯一的女儿当作不用白不用的劳动力。如果她不那样,春草也不至于赌着气要找一个读过书的远离故乡的男人。

似乎人生的每一步,春草都在艰难的跨越障碍。

何永远这个人物,与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村青年相悖。以往我们看到的农村青年都是朴实、踏实、老实,他却如此虚浮滑头加懦弱。读书带给他的不是见多识广,而是好高骛远,投机取巧,渴望一夜暴富。他一次又一次的拖累春草,几乎把春草彻底毁掉。

很多读者觉得何永远不可思议,春草对何永远的感情也不可思议。但我却认为他们都有存在的现实基础。我想借何永远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:人性的弱点不是以类别划分的,不是说某一种人就有某一种弱点,不是说只有城里人才会养出公子哥儿,只有城里人的孩子才怕吃苦,耍滑头,相反,也不是只有农村孩子才不善言词,或者不讲卫生。人性的弱点可能出现在各种人群身上。

我还想借春草妈表达出这样一个看法:在农村,女性在作为男尊女卑的受害者的同时,也常常成为男尊女卑的帮凶。她们因为是女性而受尽生活磨难,一旦有条件了,又会去折磨

其他女性。自然,在城市女性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形,只是相对少一些。

作为女人,首先要有人的主体性,然后才能有女人的主体性。就是说,首先应该是人,然后才是女人。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但无论是春草还是春草妈,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,甚至许许多多的女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到小说结尾,春草也没有过上好日子,但她仍不气馁,仍对生活充满希望。这不仅是草的韧性和顽强,更是对草的祝福和希望。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吃力的长篇,唯一的理由,就是我一直关注着春草这样的人物,我希望她们能过上好日子,我希望草也能开花,并且绚烂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- 1961 年,春天:哭破天
- (1)

第二章

- 1968 年,冬至:两块米糕
- (13)

第三章

- 1970 年,初秋:心口痛
- (24)

第四章

- 1971 年,冬月:九岁的喊叫
- (34)

第五章

- 1976 年,仲夏:堂伯的手
- (43)

第六章

- 1982 年,霜降:新鞋挤脚
- (55)

第七章

- 1984 年,春分:长途车
- (68)

第八章

..... 1984 年,小暑:一夜落发
(79)

第九章

..... 1984 年,冬季:去找何水远
(91)

第十章

..... 1985 年,谷雨:一记耳光
(104)

第十一章

..... 1985 年,秋分:灰烬
(109)

第十二章

..... 1986 年,惊蛰:火车上的惊吓
(120)

第十三章

... 1986 年,立夏:生意从表舅家开始 ...
(130)

第十四章

..... 1986 年,大雪:白茶缸
(142)

第十五章

..... 1987 年,清明:小老板
(151)

第十六章

..... 1988 年,春节:一万八千三
(160)

第十七章

- 1990 年,小寒:全家福
(176)

第十八章

- 1991 年,正月:携子寻夫
(192)

第十九章

- 1991 年,小满:娄大哥
(213)

第二十章

- 1991 年,芒种:桂花东街
(219)

第二十一章

- 1991 年,小暑:做成一件大事
(230)

第二十二章

- 1993 年,春节:乡下的日子
(243)

第二十三章

- 1993 年,夏至:一笔手术费
(257)

第二十四章

- 1993 年,大暑:追汽车
(265)

第二十五章

- 1994 年,仲春:阿珍干的好事
(274)

第二十六章

..... 1994 年,中秋:鼻血长流
(281)

第二十七章

..... 1995 年,端午:五个粽子
(292)

第二十八章

..... 1995 年,立秋:跳槽
(306)

第二十九章

..... 1996 年,处暑:满视觉红细胞
(316)

第三十章

..... 1996 年,白露:鼓乐震天
(326)

第三十一章

..... 1997 年,除夕:新闻人物
(336)

第三十二章

..... 1997 年,雨水:铂金项链
(346)

第三十三章

..... 2001 年,元旦:梦开始
(359)

第一章 1961 年，春天：哭破天

一九六一年春天，春草来到世上。本来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农户人家的第三个孩子。既不是长子长孙，也不是三代单传，既不是婚后长久不孕到来的意外惊喜，也不是冤家孽缘结出的苦果，普通得不想让人嚼舌了。春天里你往脚下一望，便可看见千千万万这样的草从地底下冒出来，张望这个世界，跃跃欲试的样子，春草就是那千万株中的一株。

但春草的出生却不太平常，或者说不太顺利，甚至让人有点儿心烦，有点儿懊恼。

至少在春草姆妈那里如此。

当然，那时还没有人叫她春草姆妈，叫她春阳姆妈。春阳是她的大儿子，或者春风姆妈，春风是她的二儿子。再早，人们叫她会计屋里的，她男人是大队会计。别看春草姆妈说话的喉咙那么响，骂起人来所向披靡，但偶尔也会冒出些斯文的字眼儿，比如羞耻，比如齷齪，比如自作自受，等等，显出她高小毕业的水平来。春草出生时她叹出一句“雪上加霜”，不管

是否恰当,让人一听就明白,她不欢迎这个孩子。嘴上加嘴,她喂不过来。

春草姆妈挺着大肚皮照样出去做事。她一直这个样子,做大肚婆也不在家闲呆着,苦巴巴的干。她大姑子说她生就是个做生活的命。春草姆妈听了在肚皮里回她的话说:有你这个嘎^①会享福的大姑子,我当然是做生活的命了。早上起来她吃了一个冷红薯就打算去捞猪草,再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三分菜地平整一下,种点儿青菜。快要生了,现在种下去,月子满了也好有点青菜吃。按春草姆妈自己的推算,妊娠期还有一个来月。

男人见她去背竹篓,抬头看看天说,说不好要下雨快了,不要出去了。春草姆妈没好气地说,下雨!?下雨你两个儿子就可以不喂了?你老阿姐就成仙了?猪儿躺在地上就肥了?

春草姆妈讲话有个习惯,总是把家里所有的活物都说成是男人的,一个大姑子,两个儿子,三头猪,还有几只鸭子,比如她喜欢说“你看看你个儿子”,或者“你看看你那些鸭子”,“你看看你的猪”,当然还有“你看看你老阿姐那张脸”。反过来呢,她把所有的家什都说成自己的,比如“不要动我的樟木箱啊”,或者“我那个大木盆呢?”“我的塔篮呢?”其实所有的活物都是要靠她来喂的,光三头猪一天就要吃几十斤,更别说几口人了,他们除了吃还得穿,还得盖,还得踩烂几双鞋。他们村是个穷村,藏在一片丘陵里。四周坡坡坎坎的,没多少平地,就是有一点儿也很薄,产不了多少粮食。四周的山坡上虽然有些茶树和枣树,可那些茶树和枣树都是生产队的,没人去

① 浙江话,意思是这么。

伺弄,只是让树们不死而已,每年结下的枣仅够孩子们解解馋,生不出钱来。至于茶叶,还不够交国家呢。春草爹说是大队会计,挣的工分也只够他自己吃。所以春草家里的一切重担,都压在了春草姆妈身上,她一年到头都在做饭、喂猪、打柴、种地、缝衣服、纳鞋底,无休止地忙碌,像个陀螺似的转、转、转。

把那个和她人差不多长的竹篓甩到背上,春草姆妈就出了门,径直往村边的池塘去。因为挺着肚子,背往后倾,背上的竹篓就总打着她的小腿肚,啪嗒啪嗒的。五岁的大儿子春阳跟在后面,拖着两根长长的竹竿,还拖着嘴唇上的清鼻涕。竹竿擦在青石板路上刷刷刷的,鼻子也一会儿一吸啦,似乎都在应和母亲的声音,母子二人的动静在早春寒冷的空气里如协奏曲一般奏响了。村里人看见母子二人迎着冷风吸着清鼻涕,一前一后地走,也都习以为常,男人们往往会在心里嘀咕上一句:会计屋里个女人,真是娶得合算,顶好几个劳力呢。

春天了,水草已经茂盛起来,池塘一片浓绿,还有不怕冷的小蛤蟆跳来跳去。春草姆妈丢下竹箩,稍稍喘了口气,就把两根长长的竹竿伸进水里。她筷子似的将竹竿插进那片浓绿中,夹住,然后用力一圈圈地转动,水草便大团大团地纠缠在了竹竿上。看差不多了,她就吸口气,用力往上拖。但毕竟有了身孕,身子累赘了,怎么拖也拖不动。春阳在一旁懂事地说,姆妈,我下去推吧。春草姆妈喘息着说,不来是^①,要冻出毛病的。夏天时她曾让春阳下到池塘里帮她往上推的,现在可不行,早春三月,水还刺骨呢。春草姆妈想了想,让儿子抱

① 浙江话,意思是不行。

住她的腰，两人一起用力向后拽。扑通一声，水草上岸了，两个人却一起摔倒在地上。

春阳咯咯地笑起来，春草姆妈听儿子那笑声，知道他没摔痛。可自己却起不来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想用力撑起身来，突然，肚皮里一阵疼痛袭来，来得很迅速，像潜伏在那里的强盗突然冲过来。春草姆妈意识到是要生了。她有经验，一下急了：个小赤佬：急慌慌出来做啥啦？春草姆妈咬紧了牙，恨恨地骂着：要死啊，提前嘎许多辰光跑出来，想饿肚子啊？娘老子还有那么多事体没做完，菜也没种上，小猪仔还没生，你嘎早跑出来我拿什么养你哟，哎哟哟……

第一波次的阵痛刚过去，老天爷就跑来凑热闹了，一个雨点带着一大群雨点洒落到她头上。噼里啪啦的，像是专程赶来配合强盗趁火打劫，要一起灭了她似的。她扬起一张湿漉漉的脸大声叫道：阿阳，快去生产队找你爹！告诉他我马上要生小弟弟了！春阳拔腿就跑，慌张得要命，两只小脚溅起一路泥点子。

春草姆妈吸口气，赶紧爬起来，丢下拖了一半的水草就往回走。她急急慌慌地走，又小心翼翼地走，这让她走路的样子有些怪。边走边想，上哪儿去找钱给接生婆呢？上哪儿去找买红糖鸡蛋的钱呢？老母猪倒是很快要生了，原来的打算是卖了小猪仔坐月子的，没想到自己生在老母猪前面了。真是作孽！上次生春风已经是大姑子给的钱了，红糖也是大姑子买的，喔哟哟，就像把她杀了一样，难听话一直听到今朝。这回是随便哪样也不能要她的臭钱了。

回到自家院子，春草姆妈一眼看见了房后那窝南竹，七八根围在一起，被雨洗得发亮。她拿起斧子，选了一根最粗的开

始砍。雨还在下，虽然不是哗哗作响那种，却很细很密，浸透力很强，马上渗透了她的衣服。春草姆妈顺手拣起一块院子里盖柴火的油布，围在隆起的肚皮上。实在是没时间躲雨了，她估计自己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就会生的，等她那个慢性子男人回来什么都晚了。

但砍了没几下，阵痛又发作了，这次来得更凶猛，她丢下斧头跑到屋檐下，卷缩起身子顺着墙根就蹲了下去。身子湿乎乎的，她舍不得进屋倒床上。小儿子春风趴到她身上，“姆妈妈妈”地叫，引来了大姑子。大姑子一见她那个样子就明白了，扯着嗓子叫道，哎哟哟，嘎快又要生啦？这下又要累死我了。生嘛来得个会生，养嘛没本事养，真是作孽哦！我这点钱不够你们糟蹋哦！

一边嚷嚷着，一边还是去厨房烧水了。

春草姆妈忍着痛回嘴道：不要你个臭钱！你放心好啦！哎哟哟！我自家会想办法的！

厨房里又扔出一句话来：哪有你这样鬼哭狼嚎的？！又不是生头一个？叫叫！叫给谁听啊？！

春草姆妈挣扎着，还想去院子里砍竹子。那几棵竹子是可以卖些钱的。但实在是来不及了，她感觉到下身一热，羊水流了出来。只好回到屋里倒在床上。

春阳终于带着他爹回来了，老的小的都气喘吁吁，还带进一屋子湿淋淋的雨水。春草爹一见老婆已经倒床上，问，不是说还有一个月吗？怎么提前嘎多辰光？春草姆妈说，哪个晓得你个小赤佬会性急？春草爹只好默认是自己的小赤佬性急，说，我这就去叫潘阿婆来？春草姆妈挥手道，不要叫她，我自己能行。省省钱吧。哎哟哟！她骂道：我真是倒了八辈子

霉了，嫁到这里来受罪！受不完的罪！

春草爹任她骂，他知道她是靠骂在止痛，上次也是这样。但老阿姐不干了，又在院子里接上了火：

我才是瞎了眼，把你个雌老虎弄回屋里厢来！

春草姆妈回嘴说，你才是……老虎，哎哟，好像出来了！春草爹一望，可不是，黑乎乎的一个小脑袋。他连忙上前托住小脑袋说，真当是个急性子伢儿^①。快，再用点力！生得快伢儿聪明！

春草姆妈骂道：催个屁！

一边说却一边哧溜一声，将伢儿生出来。

小小的伢儿像只老鼠那么瘦弱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春草爹捧在手里不知所措，春草姆妈喘出一口气说：打呀，打后背！春草爹就轻轻拍了拍伢儿的后背，春草姆妈说，用力！春草爹就用了些力。春草姆妈说，你没吃早饭啊！春草爹使劲儿一拍，伢儿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春草姆妈松口气喊，剪刀！剪刀呢？春草爹慌里慌张地学嘴：剪刀？剪刀呢？

春草姆妈正要张口骂，大姑子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进来了，里面有把煮过的剪刀。大姑子把脸盆狠狠往地下一顿，水花和骂声都溅了出来：你个没良心的，用了我的钱还说是臭钱！有本事你不用啊？春草姆妈说，你才是个没良心的！一年到头白吃白喝还嫌这嫌那！

春草姆妈一边骂，一边接过剪刀剪断脐带，然后学着接生婆的做法，把下身处理干净。

大姑子冲到春草爹面前说，你听见没有，你听见没有，她

^① 浙江话，孩子。

骂我白吃白喝！你个当阿哥的不管管？造反了！

春草爹捧着孩子不响，对这个一辈子没出嫁的老阿姐，他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。

大姑子挽起袖子给春草姆妈擦洗，一边擦一边骂，春草姆妈终于没有力气还嘴了，雨水和汗水湿透了她的头发和衣服，她靠在床上，感到耗尽了力气。她急需换掉湿衣服，只好任大姑子重手重脚地侍弄她。大姑子给她换掉湿衣服，穿上干净的，然后摔了门出去，在院子里继续开骂。

春草爹看清楚了这个性急的崽子，有些欢喜地跟春草姆妈说，是个女伢儿嘞。春草姆妈皱了皱眉头，怎么是女伢儿？她瞥了一眼，小脸通红，模样和前两个儿子没什么区别，一点儿不漂亮。春草爹说，女伢儿好啊，我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。春草姆妈说，好什么好？都是替人家养的。春草爹讨好地说，可以给你当帮手。春草姆妈说，帮手？不要累死我就好了！

春草爹仍喜滋滋的。尽管家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，可他就想要个女儿。两儿一女，这多少惬意。以后好不要再生了。他心里盘算着给女儿取个好听点儿的名字。春月？春水还是春娟？不料每说一个都遭到春草姆妈的反对，“取那么娇嫩的名字做啥啦？不好养，就叫竹子好了。”春草爹不赞同：竹子硬邦邦的，不好听。最后他妥协说，要说好养不如草，就叫春草吧。

有了春阳春风自然会有春草，顺理成章的事。春草姆妈觉得也不错。就这么叫吧。她挥挥手，有气无力地对男人说，去，把院子里那两根竹子卖了，不要再用她的钱了，省得她肉痛死的！

这个“她”当然指的是大姑子。